

洗衣老板與詩人

(日本見代戲曲選集)

楊 驥 譯

上海南強書局印行

1 9 2 9

建衣老長與潮人

（香港）陳冠中小說

● ● ●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（一）

目 錄

1. 死骸的哄笑.....	1
2. 檻之中.....	33
3. 接生院.....	61
4. Taxicab 的悲哀.....	93
5. 洗衣老板與詩人.....	119

— 以 上 —

死骸的哄笑

(一幕・喜劇)

長田秀雄作

原书空白页

人物：

故松田良造 婦人科病院長

滿子 其母

誠 其子

村山花 愛妾

小川富 同上

吉田雪 同上

山路佳 同上

尾崎留 同上

藤田良輔 人壽保險公司經理

薦子 其妻(死者之妹)

田村謙齋 醫學博士(死者的親友)

小倉夏 侍俤

其他學徒看護婦等

時：

現代

所：

東京

剛剛因腦溢血死了的婦人科病院長松田博士的私宅。

面庭園的十疊室。(註：日本房間大小以疊計算。)正面床間(註：日本客廳或房子的一部份，地板較高，備以安置花瓶古董或掛書畫等之處。)掛着一幅大鐘馗圖。右手簷廊，從開放着的庭間看得見陰雲的夏夜之空。簷廊爲從茶室的通路。

左手一面以紙戶關着，通正面的門口。檐楣間掛着誰摹畫的 Madonna 的油畫。

右手裏邊鋪着被褥，上臥松田博士。

枕邊老母滿子，兒子誠，田村謙齋和花，雪，富三妾坐着。兩個看護婦還在周章着。松田博士正在要斷氣的時候。爲要使強烈的光線不射

及病人的臉，電燈的半面以黑帕遮着，所以博士的臥床見得暗朦朧地。

誠呆然瞧着父親的死臉，家人都掩泣着。

三

田村（愁然）喂，吉岡，把那個冰囊拿開了罷。

看護婦 是。（一個看護婦，把冰囊拿了，從簾下。）

滿子（停一晌）田村先生，我好像做夢似的；那曉得，那曉得我竟要這樣地取洗死兒子的水。

田村 老太太的心有如何的難過，那誰都很能諒察的，這樣突地飛來的不幸——並且這個腦溢血的病，輕的可以醫好，但像這樣的來勢，醫生簡直是束手無策的……

滿子 是，總歸是因緣，我也看破……只可憐這個孩子兩親都沒有了……而且，田村先生，我也已經九十二歲的衰老了，什麼時候要怎樣的都不知道。

田村 ……

滿子 我真是勞碌一生呢。（泣）並且村田先生，如果這孩子像普通的孩子也好，是你所曉得，簡直

是個頭腦魯鈍的……

田村 老太太，憂傷是固然的，但太過積慮了，恐怕貴體傷壞，那才不得了呢。

滿子 多謝先生照顧。

田村 （對殘留的一個看護婦）石川，你再打個電話到藤田先生那邊去，問他們三人可從鎌倉回來了沒有。

看護婦 是。（去）

（石川看護婦走入，先那個看護婦走出。）

滿子 先前打了危篤的電報，是在六點鐘的時候，照理該就回來了……

田村 是。

看護婦 先生，把這電燈的遮帕拿開可以了罷？

田村 啊，拿開了牠罷。

（看護婦取去黑帕，死了的松田的顏臉明亮地看得見。）

誠 （停一會兒）祖母，爸爸的臉很白呢。

滿子 不要亂說。

誠 爸爸粧着那樣的臉色在想什麼呢，祖母？

滿子 不要這樣亂問，爸爸已經死了的喇。

誠 那麼是死了的麼？

滿子 是呀，你以後不能再看到了，所以把爸爸的臉好好地記着罷。

誠 死了爸爸是怎樣的呢，祖母？

滿子 到很遠的地方去的。

誠 到很遠的地方，是什麼地方呢？

滿子 是極樂土，佛爺所在的地方喲。

誠 好玩的地方？

滿子 (停一會兒) 是一個很好的地方。

誠 那麼，爸爸是很喜歡的罷？

滿子 不要多說話！(做出可怕的顏色)

(沉默)

(門房進來)

門房 (提出一張名片) 太太，這位說要見你。

滿子 什麼人？(老眼看不清鉛字，皺着眉瞧着名片。)

門房 寫着山路佳子的。

滿子 山路佳子……誰呢。(停一忽) 總之你對她說今天很忙，很失禮，但是不能會面的算了罷。

門房 我剛才也是這樣的說了，但她說是弔慰先

生的不幸來了，無論如何須得見一見太太，總不肯回去的。

滿子 什麼？說是弔慰先生的不幸來的？——怎樣的一個人？

門房 廿八九歲的一位好婦人。

滿子 (歪著頭)可是我並不認識這樣的婦人……

(看護婦從簷廊出來)

看護婦 先生，電話打了，好像還未回來似的。

田村 這樣麼，唔。

(突然紙戶慢慢地開來，盛裝着的山路佳子出現。)

佳子 哦，太太，真久違了！

滿子 (驚奇)你是誰？

佳子 已經忘記了麼？曾在病院過的山路呢。

滿子 啊，那個看護婦的——(看護婦二名互相面面相覷)

佳子 是。這樣地大着體面自到府上來了真覺無義理；只因今天恰好有點事想對先生說，打電話到病院去的時候，說是急病過世了的……太太！
(泣)真像個夢呀！前天到我們那裏去的時候，也

不見得有絲毫變異，現在竟然變成這樣子，真是事出意外，我怎樣也不信這是一回真的事。

滿子（被對手的話兒卷去，失了自已的主張。）你始終和良造會着的麼，自從出了病院也是？

佳子 是，這三年來的日月，從沒有隔過五天不見面的呢。

滿子（停一刻，以不高興的聲調。）石川你們到裏邊休息去罷。

看護婦 是。（兩人同下）

滿子 誠，你也去睡好了。

誠 我不來，我還想看爸爸一會子呢。

滿子 不要是這麼說。

誠 哪，祖母，你說爸爸到很遠的地方去，但他不是還在這裏的麼？

滿子 到遠地方去的單是靈魂呢。

誠 靈魂是什麼東西？

滿子（不耐煩似地）不要這樣問東問西地，快點去睡罷。

誠 但是我總不曉得的呀，祖母。

滿子 靈魂是心呢。

誠 心是什麼？

滿子 真是麻煩人呢，這個孩子。心是想事情的所在呀。

誠 那麼，是不是爸爸死了，想事情的所在到遠地方去，所以這樣不會想什麼地睡在這裏的？

花 好孩子，和我一同睡去罷，我說很有趣的話給你聽。

誠 你即刻就要睡着了，我不來。

花 (紅着臉) 真是，這個孩子！

滿子 (一喝) 不要這麼淘氣地快點去睡。

誠 但是……(嚶嚶地泣着和花同下)

滿子 (不定是對誰地) 真是頑皮得無可奈何。

佳子 哦，真長大得快。我在病院的時候，還只是小小的嬰孩兒，那時常常被過往了的夫人抱着的……

滿子 (不關心她的話) 那麼，你是良造養蓄着的麼？

佳子 (羞着嬌態) 是，從那以後都是蒙先生的照料呢。

(另兩個妾聽了這話，驚着看佳子的臉，種種的思慮顯現於兩人的臉上。)

滿子 (裝着冷漠的態度) 這樣的麼。

佳子 (停一會兒) 我剛到病院的時候，先生就對我說了許多許多的話，但那時先生的夫人還在，我想做那樣事是不對的，所以拒絕了。到後來夫人也過世了，又想先生也因之有種種的不自由不如意，所以結局就蒙先生的照料了的。(急遽地悲傷起來似的) 啊，現在想起來，只覺得先生種種的溫柔，不禁要悲從中來，悲從中來……

滿子 (被釣着) 我也是呢。這麼年老，想都想不到要擔着這樣的苦勞。

佳子 真是呀！想起太太的心有如何的難過，我眼淚就橫溢出來，橫溢出來……什麼都不曉得寬慰太太了。(泣)

滿子 (泣着) 啊！真是說到我的心。

。(雪與富兩妾憎惡的表情，凝視佳子的臉。)

雪 (忍不住地) 太太。

滿子 什麼？

雪 先生眼睛還開着的呢……

滿子 可不是麼。

(富立往把死者的眼睛弄開。)

富 (就在那邊注視着死人的臉，急遽地發狂然。)啊！老爺，為什麼你竟變成這樣令人傷心的樣子喲。

(泣伏死人之上)

(沉默)

雪 (拭着鼻淚)太太，想起那樣康健的身體會突然地變成這樣，真覺得世間再沒有可靠的事情了呀。今早要到病院去的時候，給他穿洋服，老爺笑微微地說：“喂，啊雪，怎麼這樣不爽快的樣子？什麼地方不好過麼？”“沒有什麼，只有點點牙痛。”我這樣一申訴，老爺便“來罷，給我看。”說着，用手拿着我的顎，真的替我看了呢。(停)那時他說“蟲牙呢，沒有什麼要緊。”的這個聲音，到現在還在我的耳邊響着似的，怎樣也不能夠忘記……(泣)

滿子 算了罷，算了罷。越是想越是傷心……

(佳子以不可解的表情瞞着兩人)

田村 (焦急着) 藤田君真是慢呀。不曉得是什麼。

(拿出銀子看) 已經九點二十分鐘了。

滿子 你還有什麼緊要事的麼？

田村 啲啊，還有個病人須得往診一下來。

滿子 那真不曉得要怎麼好。想該就回來了但是……真的，爲什麼要到鎌倉這些地方去呢。你很緊急的麼？

田村 啲啊，還不要緊，先前打電話說是十點鐘左右要去的。

滿子 啊，這樣的麼。總然藤田夫婦回來，須得先生照會着開遺言狀……很是煩擾的，但請再等一絲絲。

田村 哈，可以的。

(啊花靜靜地從簷廊走出。門房進來。)

門房 太太，一位叫做尾崎留子的婦人來了，說是聽先生過世了，須得見太太一面。

滿子 尾崎留子？田村先生，爲什麼啲？那是良造的舊友，因肺結核死了的尾崎正夫的夫人呢。四年五年未嘗探頭到這裏來過，現在怎得要會面

——並且從什麼地方聽到良造死了的呢？

田村 （做着奇異的臉色）尾崎的未亡人麼？那恐怕不好不引見罷。

滿子 爲什麼？我想是不見她的……

田村 啞啊，那恐怕不行。她這一晌好像和松田君時常往來似的……

滿子 啊，這樣的麼？爲什麼把這事瞞着了，我，良造——

田村 （停一忽）還是因爲不好說出口的罷。

滿子 （驚）那麼也是——哦，這樣的麼。（轉望四個愛妻。四個愛妻各自說不出而有意味然的表情。）那麼請她進來。

門房 是。（去）

滿子 （嘆息）連這個人都……

（沉默）

（梳着大形的丸髻頭，“註：日本婦人結髮的一種”的尾崎留子進來。三十歲左右的盛年。）

留子 （紅着臉）啊，太太，真是久不來拜訪了。像這樣地疏音問是不行的，始終思念着，但也是因爲